

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

K.R. Norman 原作

蔡奇林 翻譯·補注

目次

【前記】

【關於作者】

- 一、「巴利」語
- 二、西方的巴利學
- 三、巴利聖典協會 1881-1981
- 四、巴利聖典協會 1981-94
- 五、其它出版事業
- 六、未來任務
 - (一) 訂正舊版錯誤
 - (二) 拓展新領域
 - (三) 更好的工具書
- 七、OCR 與 CD-ROM 計畫
- 八、結語

【略語表】

【前記】

本文原名 “The present state of Pāli studies, and future tasks”，刊於日本《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》(*Memoirs of the Chūō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e*)第 23 號，1994 年 12 月，第 1-19 頁。其後收於巴利聖典協會(PTS)1996 年為 K.R. Norman 出版之《論文集》(*Collected Papers*)第六冊，頁 68-87。本文即由該《論文集》譯出並補注。

又，本文之中譯承巴利聖典協會來函慨允授權，其間更蒙該會會長 Richard F. Gombrich 教授的關心，尤其是該會 Dr. William Pruitt 長期以來熱誠的給予譯者各方面協助，特此深致謝意。與 Norman 一樣，William Pruitt 也是一位巴利學者，最近(2001 年)才與 Norman 一起出版《波羅提木叉》(*The Pātimokkha*)原典與英譯。此外，文中部分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則承徐真友先生(Richard Spahr)協助解讀，謹此致謝。另外，更要感謝正觀出版社的編審委員，他們給譯者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。

有關譯文補注，主要是針對後期編於東南亞的藏外典籍略加說明，這部分一般讀者比較陌生。另外 Norman 此文發表於 1994 年，至今已經七年，因此譯者也隨文補充一些新的出版訊息。至於 1995-2001 七年之間巴利學的研究出版情形，因內容較多，譯者將另草一文，略作介紹。

【關於作者】

Prof. K.R. Norman 是英國劍橋大學(University of Cambridge)「印度學研究專業」(Indian Studies)的榮退教授。他於 1978-1991 年間擔任《精審巴利語辭典》(*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*)的主編工作，其間並接下 I.B. Horner 的棒子，擔任巴利聖典協會會長達十四年之久(1981-1994)。其任內積極的建樹之一便是讓已經停刊 54 年的協會學報(*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*)復刊。目前他還是該會的副會長。

K.R. Norman 的主要專長是巴利語言文獻學(Pāli philology)，並及於整個中古印度雅利安語(Middle Indo-Aryan)的研究，也是一位阿育王碑文(Aśokan inscriptions)專家。他是縝密又頗多產的研究者，曾與 O. von Hinüber 一起出版 *Dhammapada* (《法句經》)新校本(PTS 1994)，並有多部巴利原典的英譯問世，如 *Elders' Verses I* (《長老偈經》，PTS 1969)、*Elders' Verses II* (《長老尼偈經》，PTS 1971)、*The Word of the Doctrine* (《法句經》，PTS 1997)、*The Group of Discourses II* (《經集》，PTS 2001, 2ed.)、以及上面提到的與 William Pruitt 一起出版的 *The Pātimokkha* (《波羅提木叉》，PTS 2001)原典英譯對照版。這些英譯都是所謂「新譯」，在文本與語言等相關方面的考究更為精實，除最後一部外，都附有豐富詳密的注釋。

除了編纂辭書、校訂原典、逐譯巴利典籍之外，他也寫過一

部講述巴利文獻的專著 *Pāli Literature* (《巴利文獻》, Wiesbaden 1983), 是了解上座部佛教文獻的重要參考書。1994 年初, Norman 曾受邀訪日, 進行短期講學, 其後講習內容並集結成書, 由倫敦大學出版, 即 *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* (《佛教研究的語言學進路》,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)。此外, 他的研究論文產量也極豐富, 目前結集出版的已有七冊之多 (*Collected Papers I-VII*, PTS Oxford 1990-2001)。他不愧是巴利學這一方園地深耕勤耘的工作者! —— 譯者記 2001.9.1 於民雄豐收

一、「巴利」語^{*1}

長久以來，一般都認為第一個提到「巴利」(Pāli)這個語言的西方人是 Simon de La Loubère，¹ 他在 1687~88 年擔任法王路易十四的使節出使泰國，後來寫了一份報告描述該國情形，1691 年於法國出版。兩年之後(1693 年)，當該書的英譯本問世時，英文讀者也得知了這個語言名稱。² La Loubère 對泰國與泰國文化的各方面做了極精采的報導，同時也談到泰國的宗教——佛教，以及泰國宗教上的語言。他特別提到這個稱為“Balie”的語言和泰語之間的不同，並正確的說，這個語言與梵語有關，書中還提供許多法文翻譯的佛教經文。

可是新近的研究顯示，甚至在 La Loubère 之前，泰國的法國傳教士已經提到這個宗教語言的名字——泰國人管它叫“Balie”或“Balye”。就目前所知，³ 第一個研究巴利語的西方人叫

*1 文中各節標題的編號是譯者補上的。又，標★號的注皆譯者所加。

¹ 見 K.R. Norman, *Pāli Literature* (《巴利文獻》), Wiesbaden 1983, p.1, 其中引到 Burnouf 與 Lassen 之論著(見注 10)。

² Simon de La Loubère, *The Kingdom of Siam* (《暹羅王國記》), London, 1693 (reprinted 1969).

³ 見 W. Pruitt, “References to Pāli in 17th-century French books” (〈十七世紀法國文書中有關巴利語的記載〉), *JPTS* XI, 1987, pp.121-31.

Laneau，他是法國傳教士。根據一份 1680 年的報告，他於 1672 年研究巴利語，並編了一部巴利語與泰語的文法和辭典，但現在已經逸失了。他也給聖路加福音(St Luke's Gospel)的泰文譯本附上一篇巴利語的序和跋。此書成於 1685 年，目前仍保存在巴黎「對外宣教」(Missions étrangères)檔案中。

1680 年以來的法國檔案保存了許多有關巴利語的資料。1686 年，Tachard 提醒人們，想正確了解佛教，重要的關鍵便是了解巴利語。Chaumont 說，巴利語又有趣又吸引人，而且有動詞變化，就像拉丁語。Gervaise 提到，泰皇憂心巴利語的研究學習後繼乏人，下令那些不能背誦巴利經典的僧人強制去工作；他並提到加強巴利語學習成效的辦法：由飽學的僧人教導初學者巴利語字母和文法。Gervaise 還說，巴利語是東方語言中唯一具有名詞變化、動詞變化和動詞時態的。

經常有人指出，“pāli”一詞，正如早期佛教文獻中的用法，並非語言名稱。在文獻中，pāli 意謂「經典」，特別是指「被注釋的經典」，是與 atthakathā——經典的「注釋」——相對的。上座部經典被稱為 pāli (因此它的意思跟我們的“canon”「聖典」一詞很近)，⁴ 而這經典的語言就被稱為 pāli-bhāsa (「經典或聖典的語

⁴ “pāli”一詞之意謂「經典、聖典」，可從它有時與“tanti”(經典、聖典)一詞交互使用的事實得知，例如，pālinayānurūpaṃ (Sp 2,11-12) /

言」)。可是，也有例子顯示，pāli 一詞被拿來指非聖典文獻，這表示 pāli 一詞與「聖典」(canon)並非完全等義。⁵ 這個詞有時用來指任何一段「本文」(text)。⁶

此詞的現代用法是做為語言名稱，這似乎起源於對 pāli-bhāsa 這個複合詞的誤解——把它解作「巴利-語」(Pāli-language)(譯者

tantinayānucchavikāṃ (Sv 1,19-20)。於是此詞就得到了「(經典的)本文」之義，而與注解它的「注釋」(aṭṭhakathā)相對。

⁵ S. Collins 指出，《指導論》(Netti-ppakaraṇa) 的注釋稱《指導論》為“pāli”，並且《書史》(Gv 60,5) 稱《指導論》的注釋為“aṭṭhakathā”。(見 S. Collins, “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” (〈「巴利聖典」的確切義涵〉), *JPTS* XV, 1990, pp.89-126 [p.108])

⁶ 參照此處用法：catasso gāthā bandhitvā pālim eva uggaṇhāpetvā uyyojesi, Ja VI 353,11-12「他編好四個偈頌，令他們憶持頌文(pālim)，而後遣之離去」，轉引自 O. von Hinüber, “Zur Geschichte des Sprachnamens Pāli” (〈巴利語其名之歷史〉)，於 Härtel (ed.), *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. Geburtstag gewidmet* (《瓦爾德斯密特教授八十華誕紀念——印度學研究論文集》)，Berlin 1977, pp.237-46 [p.244]。譯者按：Hinüber 此文後來譯成了英文，題為“On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of the Pāli Language”，收在 *Selected Papers on Pāli Studies* (《巴利學論文選集》)，Oxford, PTS 1994, pp.76-90。此書收錄了 1967~1987 年間氏作有關巴利學研究的部分論文，悉數英譯。

按：請留意此處小寫 pāli 與大寫 Pāli 之間的區別)。La Loubère 以及他同時代人的作品中顯示，十七世紀末葉，泰國已經使用“Pāli”一名稱呼上座部的經典語言。因此似乎當時這種誤解已經遍及泰國民眾。可是這項錯誤也可能是法國傳教士自己造成的，或許他們錯解了別人告知的訊息。

Childers 在他的《巴利語辭典》中說，⁷ “Pāli”一名的英文用法取自錫蘭，⁸ 他也照樣沿用。這個錫蘭用法可能肇始於傳教士 Benjamin Clough，他在 1824 年出版文法書時採用此名。⁹ Burnouf 與 Lassen 在 1826 年發表其著述討論巴利語時也用此稱呼。¹⁰

1861 年成於緬甸的著作《教史》(Sāsanavamsa)，在一段文脈中用到 pāli 一詞，該處似乎用作語言名稱。¹¹ 《教史》是根據早

⁷ R.C Childers, *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*, London 1875, p.vii, note 1.

⁸ 根據 C.H.B. Reynolds，最早例子似乎來自 Saṅgharājasādhucariyāva (Śaka 1701 = A.D. 1779)，轉引自 H. Bechert, *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* (《錫蘭佛教暨宗教融合研究》), Göttingen 1978, p.16.

⁹ B. Clough, *A Compendious Pāli Grammar with a Copious Vocabulary in the Same Language* (《簡明巴利語文法·附豐富詞彙》), Colombo 1824.

¹⁰ E. Burnouf et Chr. Lassen, *Essai sur le Pali ou langue sacrée de la presque île au-delà du Gange* (《試論印度半島恆河流域之聖言巴利語》), Paris 1826.

¹¹ Sās 31,31.

期緬甸典籍寫成的，¹²因此這一名稱的此種用法在緬甸出現的時間可能更早。把 pāli-bhāsa 這個複合詞理解做「巴利-語」(譯者按：同位語持業釋)而非「聖典的-語言」(譯者按：屬格依主釋)，這種錯誤似乎不太可能在三個國家各別發生而毫無牽連。因此，將上座部一系的語言稱作 Pāli 的這種現代用法，至少似乎有幾個世紀之久了。可是目前的證據卻還不足以讓我們判斷，到底這種誤解最初源自何處。

二、西方的巴利學

早期法國傳教士的引介使西方認識到巴利語，並且早在 1739 年法國圖書館已經有了巴利語寫本，¹³ 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它被研究到什麼程度。就像法國傳教士在泰國開始研究巴利語的情形一樣，將近一個半世紀後，英國傳教士也發現，了解錫蘭佛教徒的宗教語言是根本而重要的，這使得 Clough 在 1824 年寫就了一

¹² 見 V.B. Liebermann, "A new look at the Sāsanavamsa" (《《教史》新論》), *BSOAS* 39, 1976, pp.137-49.

¹³ 此項訊息來自一篇論文摘要，這是 Jacqueline Filliozat 為「國際佛教研究學會」(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) 1985 年 7 月在義大利布隆那(Bologna)舉行的會議所發。

部巴利語文法。¹⁴ 若不是十九世紀初學者們對於「印歐比較語言學」這門嶄新學科興趣日隆的話，恐怕巴利語的研究依舊要局限在傳教士的圈子裡。丹麥的語言學家 Rasmus Rask 在 1823 年訪問南亞，他從錫蘭帶回極好的巴利寫本，將之藏放於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。¹⁵ 此後，巴利語的研究開始有了進展。1841 年，Spiegel 出版了《羯磨儀軌》(kammavākyam)，¹⁶ 1845 年又出版《巴利逸話》(*Anecdota Pālica*)。¹⁷ Fausbøll 於 1855 年以 Rask 的寫本為基礎，出版了一個《法句經》(Dhammapada)的本子，¹⁸ 其中還包含從注釋書廣泛摘引的材料。截至 1870 年，已經有足夠的巴利經典出版，這使得 Childers 在 1875 年能出版《巴利語辭典》(*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*)。¹⁹ 而這股對於巴利語日益增昇的興趣，終於促使曾在錫蘭擔任公職的 T. W. Rhys Davids 於 1881

¹⁴ 見注 9。

¹⁵ 見 C.E. Godakumbura, *Catalogue of Ceylonese Manuscripts* (《錫蘭抄本目錄》，藏於皇家圖書館), Copenhagen, 1980, p.27.

¹⁶ F. Spiegel (ed.), *Kammavākyam: Liber de officiis sacerdotum buddhicorum*, Bonn, 1841.

¹⁷ F. Spiegel (ed.), *Anecdota Pālica*, Leipzig, 1845.

¹⁸ V. Fausbøll (ed.), *Dhammapadam*, Copenhagen, 1855.

¹⁹ R.C Childers, *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*, London 1875.

年創立「巴利聖典協會」(Pali Text Society)。²⁰

三、巴利聖典協會 1881-1981

協會於其成立的第一個一百年，以羅馬拼音出版了整個巴利經典，並且大部分都譯成了英文。所有主要的注釋書(aṭṭhakathās)也都出版了，而且少部份有了翻譯。解疏(tīkāś)——對注釋書的再注釋——的出版工作也有了開始。「長部注釋」《吉祥悅意》(Sumaṅgalavilāsini)的解疏《顯明隱義》(Linatthavaṇṇanā)問世了。²¹ 而除了那些經典和注釋書之外，也編輯、翻譯了許多其他「後聖典」(post-canonical, 藏外)的典籍。協會還出版一本《巴英辭典》(*Pali-English Dictionary*)，²² 一本《英巴辭典》(*English-Pali Dictionary*)，²³ 大約一半的《巴利三藏詞語索引》(*Pāḷi-Tiṭṭakam Concordance*)，²⁴ 還有多本其他工具書，包括一本《巴利語入門》

²⁰ 協會的成立是「為了幫助學者容易取得那些尚未校定，並且實際上也尚未被使用的豐富的早期佛教文獻」(*JPTS* 1882, p.vii)。

²¹ L. de Silva (ed.), *Dīghanikāyaṭṭhakathāṭīkā Linatthavaṇṇanā*, 3 volumes, London, PTS 1970.

²² T.W. Rhys Davids & W. Stede, *Pali-English Dictionary*, London, PTS 1925.

²³ A.P. Buddhadatta, *English-Pali Dictionary*, London, PTS 1955.

²⁴ *Pāḷi-Tiṭṭakam Concordance*, Volume I (ed. E.M. Hare), London, PTS

